

难民与诗圣

——余光中笔下的杜甫

郑 祯 玉

(佛光大学 文学系,台湾 宜兰)

摘 要:基于一种情不自禁的文化孺慕和历史归属感,余光中以特定的视角,在《相逝》《不忍开灯的缘故》与《草堂祭杜甫》中,为杜甫塑造形象。余光中造像时,特重杜甫的内心世界;其《相逝》一诗,更以第一人称的“独白”方式叙述,与咏写其他诗人用示现呼告——以“你”直呼——的“谈心”方式不同。这种更贴近余氏自我的手法,隐约有说杜甫就是谈自己的意涵,更显示杜甫对余光中的意义非凡。余光中用杜甫最脍炙人口的诗句,加以点染转化,为诗圣塑像,因为这些诗句就是杜甫的“符号”,最切合杜甫本人。杜甫暮年栖栖遑遑往来于山城、泽国间,余光中从情理两端,设身处地去揣摩杜甫的心境,刻画非常细腻。他凭一样“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以“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与“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之强烈对比为主轴,咏写杜甫,与一般添彩附丽的颂歌不同。

关键词:杜甫;余光中;造像;难民;诗圣

中图分类号: I20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310(2010)-02-0077-07

前言

余光中咏杜甫的诗有三首:

- 1.《相逝——杜甫殁前舟中独白》(写于1979.4.5,收在《隔水观音》)
- 2.《不忍开灯的缘故》(写于1984.3.10,收在《紫荆赋》^[1])
- 3.《草堂祭杜甫》(写于2006.8.29,收在《藕神》^[2])

这三首诗都不写少壮时期(44岁以前)的杜甫,而是安史之乱以后至殁前的暮年杜甫——“暮色苍茫 正是杜甫晚年心境的写照:

高斋临海,读老杜暮年的诗篇

不觉暮色正涉水而来

苍茫,已侵入字里和行间

(《不忍开灯的缘故》《紫荆赋》)

余光中常拿自己的处境与心境,和杜甫相互印证。

他认为自己在人生的某些境遇,与杜甫类似,所以很能了解杜甫的心境,“向北的心情”就是其中之一:

一抬头吐露港上的暮色

已接上瞿塘渡头的晚景

浅浅的一盏竹叶青

炙暖此时向北的心情

(《不忍开灯的缘故》《紫荆赋》)

所谓“向北的心情”,就是北望中原的思归之情。香港吐露港的暮色,可以与杜甫“瞿塘渡头的晚景”相接;自己手中“浅浅的一盏竹叶青 炙暖此时向北的心情”,既是说自己,也是说杜甫——同样都是北望的“热肠”与不得归的无奈。

又如:惊心的“五旬过半”与“一头白发 凜对千古的风霜”的执着:

想雉堞陡峭,凭眺的远客

砧杵声里,已经五旬过半了

正如此际我惊心的年龄

不信他今年竟一千多岁了

收稿日期: 2010-01-18

作者简介: 郑祯玉(1954-),女,台湾宜兰人,宜兰社区大学讲师,佛光大学文学系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

《隔水观音》原题“己未端午于沙田,六八·五·廿六”,与《夜读东坡》同时,恐有误。此据余光中,《余光中诗选——1949-1981》,台北:洪范书店,1981)改。余光中在书前的《割出年轮三十三》云:“为了经营《相逝》,我就花了将近一个月的功夫,把杜甫晚年的诗大致上温习了一遍,并把其中的三、四十首代表作反复吟味,终于得到不少可以入诗的印象和感想,再加以整理,重组,就动手写起初稿来了。”《余光中诗选——1949-1981》,台北:洪范书店,1981),页4。

只觉他还在回音的江峡
后顾成都,前望荆楚
亦如我悬岩于潮来的海峡
天地悠悠只一头白发
凜对千古的风霜,而这便是
当薄薄的灰色渐稠渐密
在变色的暮色里我迟迟
不忍一下子就开灯的缘故

(《不忍开灯的缘故》《紫荆赋》)

同样是已过知命之年,同样只以“一头白发 凜对千古的风霜”,“薄薄的灰色渐稠渐密”是苍茫的暮色,也双关苍茫的心境。杜甫当年“在回音的江峡”“后顾成都,前望荆楚”“陡峭的雉堞与“砧杵声里”的心境,全都是自己现在的心境。这种冥然相合,千古心音相通的一刻,岂舍得“一下子就开灯”打断呢?

他是以惺惺相惜、千古知音的心情,去看待杜甫的。余光中笔下的杜甫,有许多就是他自己。黄维梁解析《相逝》一诗之用典时说:

《相逝》如此用典用事,如此“文本互见”(intertextuality),无非为了营造一个高度传真的杜甫。余光中和杜甫一样,都是诗人,感时忧国,忠于诗艺。诗是杜家事,也是余家事。不过,余光中除了抗战时期逃过难之外,生活安定而富足,诗坛文苑的声名地位比杜甫在生时好得多。尽管有这些不同,余氏却能全情投入杜甫的世界:落魄漂泊,潦倒多病,返京无望,怀念故人,比况屈原,而萦回不绝的仍是他的诗。我想这些正是当时杜甫意识和潜意识的内涵。

那是怎样的杜甫呢?以下就上列三首诗,解读余光中所塑造的杜甫。

孔子认为“鸟兽不可与同群”,人类的生活空间是社会人群,所以不应离群而索居。历代儒者,在人心败坏、国家局势难以挽救之时,均思扶倾持危,以为中流砥柱。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甚至成仁、取义,这就是儒家的处世态度,也是杜甫的处世态度。历来写杜甫大多从这个观点去铺说,余光中则不然。他在《相逝》中,以最贴近杜甫心境的角度——独白——去刻画杜甫的心灵世界,又在《草堂祭杜甫》中极力赞颂他成就“诗圣”的伟业。

一 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

安史之乱“范阳的鞞鼓 遍地擂来,惊溃五陵的少年”(《相逝》),从此杜甫过着流离颠沛的生活,“漂泊在西南的天地间”(《草堂祭杜甫》):

乱山丛中只一线盘旋
历仄穿险送你来成都
潼关不守,用剑阁挡住

蜀道之难,纵李白不说
你的麻鞋怎会不知

(《草堂祭杜甫》之《秋祭杜甫》)

用对比的手法,叙写入川蜀道的艰难:“乱山丛中”的“面”,对比只“一线”盘旋而上的蜀道,使入川的艰险不言而喻。“历仄穿险”总括“至成都”沿路的艰辛。“潼关不守,用剑阁挡住”,补叙唐室所以入蜀的原因。把地名转拟成事物,说“用剑阁挡住”安禄山大军,剑阁如物般被拿来“挡住”叛军的进犯,形象非常鲜活而富漫画之趣味。用李白《蜀道难》的典故,以反问的口气假设,即使李白不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你的麻鞋”会不知道吗?麻鞋被拟化成有知觉、能感受疼痛的“人”,诗句显得极富灵性。

这是安史之乱时,杜甫从长安逃难到四川的形象——穿着麻鞋,在“乱山丛中”“历仄穿险”(穿越无数崎岖山路,经历无数次险境)的杜甫。

你的征程更远在云梦
滚滚大江在三峡待你
屈原在召你,去湘江

(《草堂祭杜甫》之《秋祭杜甫》)

髣髴是屈原在召唤他似的,暮年的杜甫踏上了去三峡与云梦大泽的征途,像流寓在江、汉间的难民一样:

夔州之后漂泊得更远
任孤舟载着老病

(《草堂祭杜甫》)

出峡两载落魄的浪游
云梦无路杯中亦无酒

.....

野猿啼晚了枫岸,看洪波淼漫
今夜又泊向那一渚荒洲?

这破船,我流放的水屋
空载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

(《相逝》《隔水观音》)

“夔州之后”,杜甫离开了四川。在离开巴蜀的两年中,他在水乡、泽国间“落魄”地浪游。“云梦无路杯中亦无酒”,不但道路阻绝,杯中酒亦已告罄,可说是落魄至极了。“漂泊得更远”,指的就是在云梦、湘泽的舟居生活。一路上,把“老病”“载”在“孤舟”中,那“破船”“空载着满头白发,一身风瘫和肺气”。

临老的杜甫既贫且病,这种物质与现实的穷枯,令杜甫有穷途潦倒之感——这是临老漂泊,贫病“落魄”的杜甫。

晚年的杜甫不只贫病潦倒,精神的寂寞、苍凉,更令他憔悴不堪:长久在异乡背景,使已届暮年的杜甫想家了:

白帝城下捣衣杵捣打着乡心
悲笳隐隐绕着多堞的山楼

黄维梁《为李白、杜甫造像——论余光中与唐诗》,台南《第四届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11月,页366。

窄峡深峭,鸟喧和猿啸
激起的回音:这些已经够消受

(《相逝》《隔水观音》)

舟行白帝城,沿途的声响,让心底的“乡心”翻腾不止:万户的捣衣声——“砧”和“杵”都是捣衣的工具,捣衣是缝制衣物前的一道工序,目的是使布料柔软保暖。“乡心”被“捣衣杵捣打”,轻易地把思乡的痛楚,扎扎实实地“打”了出来——不管是听觉的杵打声,或是视觉的寒砧捣衣,都真真切切地击中“乡心”的要害,那颗“心”仿佛被乱棒敲打得“碎”了。

捣衣声外,又有悲笳声,它时有时无地绕着“多堞”的山楼。萦回,喧闹的鸟鸣和哀啸的猿啼,在峭壁绝立的仄峡中,回旋荡漾。“白帝城下”的捣衣、“山楼”的多“堞”,都显示战事尚未平息。“窄峡深峭”的迫促,加上这四种回音的催扰,声声撩人心痛,样样迫“他”怀乡。

一道江峡你晚年独栖
雉堞迢迢拥你在白帝
俯听涛声过峡如光阴
猿声,砧声,更角声
与乡心隐隐地呼应

(《草堂祭杜甫》)

栖迟在“一道江峡”中,白帝城的“雉堞”,一路“迢迢”簇拥;过峡时,俯听如光阴的涛声、“猿声、砧声”、“角声”,声声与内心深处的思乡之声相应和。猿声的“哀转久绝”,砧声的急催,慷慨赴义的悲壮角声,都与乡心时相应和,声音愈多类,愈凸显感时悲凄的复杂心境。

这种思乡的煎熬,加重他对蜀中草堂、壮游时故友的思念。

他怀念蜀中,成都草堂是他逃难的歇脚处,“草堂简陋,茅屋飘摇,却可供乱世歇脚”(《草堂祭杜甫》),在草堂他曾有一段悠闲的岁月:

家书无影,弟妹失踪
饮中八仙都惊醒成难民
浣花溪不是曲江
却静静地绕你而流
更呢喃燕子,回翔白鸥

(《草堂祭杜甫》)

没有家书,没有弟妹的消息,饮中八仙一个个被“惊醒”,成了难民——平日醉卧酒乡的烂醉样态,因“惊醒”反而彰显出来。在成都只有浣花溪,没有曲江池,没有缤纷繁丽的园林胜景,可是却“静静地绕你而流”,如温柔静默的女子,静静地随侍左右。更有那呢喃的燕子、翩翩飞舞的白鸥相伴,一点儿也不孤单。

因此,当杜甫离川出峡时,不断地“后顾成都”,一心眷念着草堂:

草堂无主,苔藓侵入了屐痕
那四棵小松,客中殷勤所手栽
该已高过人顶了?

(《相逝》《隔水观音》)

想着草堂已无主人,以前被自己走出“屐痕”的足迹,恐已被苔藓“侵入”,“一一生绿苔”了吧?客中殷勤手栽的那四棵小松树,怕已高过头顶了吧?这里把句子刻意倒装,正是为凸显“那四棵小松”。

离开川蜀,不仅“后顾成都”,杜甫心里也思念着故游:

李白去后,炉冷剑锈
鱼龙从上游寂寞到下游
辜负了匡山的云雾空悠悠
饮者住杯,留下诗名和酒友
更偃了,严武和高适的麾旗
蜀中是伤心地,岂堪再回楫?
劫后这病骨,即使挺到了京兆
风里的大雁塔与谁重登?
更无一字是旧游的岑参
过尽多少雁阵,湘江上
盼不到一札南来的音讯

(《相逝》)

与李白别后,这几年来,酒炉“冷”了、剑“锈”了,清冷的秋夜从长江上游,一路“寂寞”到下游的湘水。故友不在,大匡山悠闲自在的云雾,白白被“辜负”了。“鱼龙”是秋夜的代称,却拟人化地说它“寂寞”;不说亟盼故人回乡,再续莫逆之情,却说匡山悠悠的云雾被“辜负”了,借景说情,失却故人之孤苦寂寥可知。

李白已逝,不忍多想,以“饮者住杯,留下诗名和酒友”做结束。却又转忆起另外两位挚友——严武与高适。“严武和高适的麾旗”,也“更偃了”——取“偃旗”的意象,为武将画下人生的休止符。李白在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死于当涂,尝自称“酒中仙”,故以“饮者住杯”为其死亡取象。高适与严武则分别在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的一月、四月过世,二人驰骋疆场,故其死以偃麾旗取象,余光中为杜甫这三位故人的塑像,都相当鲜活。

蜀中三位故友,相继谢世,“蜀中是伤心地,岂堪再回楫?旧地不堪再重临,由此坚定了杜甫去蜀的念头。去蜀能往何处?往北吗?若北棹京畿,则昔日同临大雁塔的岑参,又在哪里?“劫后这病骨,即使挺到了京兆风里的大雁塔与谁重登?因着大雁塔,杜甫想起另一位故人——岑参。杜甫于天宝十四年(公元七五五年),曾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等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各有吟咏,留下佳话。可是自此以后,就与岑参音书绝迹。湘

饮中八仙见杜甫《饮中八仙歌》,这八个人是:贺知章、汝阳王李璣、左丞相李适之、齐国公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浣花溪、燕子与白鸥,分别用杜甫《客至》、《堂成》及《江村》的典故。

岑参于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年)罢嘉州刺史东归,以盗阻,淹泊戎州,后改计北行,辗转至成都。次年,卒于成都旅舍。

江上虽日日仰首雁阵,却“盼不到一札南来的音讯”——他不知老友已于去年在成都溘逝,还在盼着、念着……

对故乡、草堂、故游深深的思念,这是受怀思煎熬的杜甫。

怀旧的思念虽只是前三种,但途中不期而遇的“旧”识,因家国之变,个人的际遇今昔迥别,使他更增添无限的苍凉感:

况又落花的季节,客在江南
乍一曲李龟年的旧歌
依稀战前的管弦,谁能下咽?
蛮荆重逢这一切,唉,都已近尾声
亦似临颖李娘健舞在边城
弟子都老了,天矫公孙的舞袖
更莫问,莫问成都的街头
顾客无礼,白眼谁识得将军
南熏殿上毫端出神骏?

(《湘逝》)

杜甫在“落花时节”的潭州(长沙市),乍遇李龟年——开元、天宝期间那位著名的音乐家。重闻“战前”的“管弦”(“管弦”借代为音乐),抚今追昔,不禁潸然掩泣,哪儿还有吃饭的胃口?这一年是公元七七年,也是杜甫人生的最后一年,在江南这蛮荆之地,与旧识重逢,“唉,都已近尾声”,李龟年应该是最后一位了,是“尾声”了。

因着李龟年,脑中一下子回溯至三年前,在夔州别驾元持宅,观看临颖李十二娘舞剑器,依稀有当年公孙大娘浑脱飞腾的“天矫”身手。只不过这有公孙大娘遗风的,是她“老了”的弟子——李十二娘。李十二娘非杜甫旧识,却是自己五十年前在郾城的旧识——公孙大娘——的弟子。“弟子都老了”,那公孙大娘就更不用说了。取舞剑时最惹眼的“舞袖”,借代舞剑时的身手,舞袖蹁跹、天矫,则身手的矫健爽利,如在眼前。

忆起李十二娘,倒骨牌似的,又联想起更早相遇的另一位旧识——曹霸将军。这次的邂逅在六年前(约公元前七六四年),地点是成都街头,可是境遇却更悲惨——李十二娘只是“老了”舞袖,仍受人欢迎;而曹将军却遭“顾客无理”、“白眼”地对待,与昔日在南熏殿上,替唐玄宗爱驹玉花骢描摹的荣宠相较,直是霄壤之别。“更莫问,莫问成都的街头”,用顶真格紧凑且迫不及待地道出成都街头,落魄、潦倒的曹将军,加剧不可思议的样态,笔法老练。

“亦似”、“更莫问”,脑中一个接一个地浮出这三位旧识的回忆。一边回忆,一边不断地做今、昔之比——先想到“今日”,再回溯往“昔”。先听到“李龟年的旧歌”,才恍如时光倒流般地回到“战前的管弦”;先看到“弟子都老了”的李十二娘健舞,才忆起童稚时期,观“天矫公孙的舞袖”;先撞见成都街头,遭“白眼”的落魄画家,才想起那位“南熏殿上毫端出神骏”的将军。在“今”“昔”的

两相映衬下,或物是人非的“管弦”,或韶光不再的“舞袖”,更甚或是贫富、贵贱产生极大落差的“毫端”,都引发杜甫无穷的苍凉感。家国、人生,真是如梦。

忆起这三位旧识的顺序,余光中不从重逢的时间先后叙起,却仿佛时光倒流般地,由近及远——由李龟年的公元七七年,溯至李十二娘的七六七年,最后是曹霸的七六四年——这样的次序很符合人类“由今及昔”、越想越远的思路模式。此外,这三人的遭遇,也有轻重之别:李龟年那“战前的管弦”,在“落花时节”,仍是“江南好风景”,仍名满江南,受人欢迎;公孙大娘虽老了舞袖、老了弟子,但昔日名气仍在,还能“舞在边城”;最惨的是那位曹将军。昔日的名画家,现在却遭人白眼、无礼地对待,境遇是最悲惨的一位。这三人的次序,时间愈来愈远,境遇却愈来愈惨,余光中匠心安排杜甫忆起这三位旧识的次序,似无心,却可能是有意的。

这样的寂寞与苍凉感,使杜甫极欲拜访与他有共同理想、相同理念的屈原;他们“忠爱”家国的精神是相契合的。于是他带着《楚辞》,造访《楚辞》中的神话仙境——梦舟与仙侣:

泽国水乡,真个是满地江湖
飘然一渔父,盟结沙鸥
船尾追随,尽是白衣的寒友
连日阴霖里长沙刚刚过了
总疑竹雨芦风湘灵在鼓瑟
哭触后的太傅?舸前的大夫?
禹坟恍惚在九疑,坟下仍是
这水啊水的世界,潇湘浩荡接汨罗
那水遁诗人淋漓的古魂
可犹在追逐回流与盘涡?
或是兰桨齐歇,满船回眸的帝子
伞下簇拥着救起的屈子
正傍着枫崖要接我同去?

(《湘逝》)

在“泽国水乡”、“满地江湖”的梦舟中,眼前所见尽是水光潋滟、烟波淼淼的景象,自己如渔父般漂泊于江湖中,在阴霖霖的寒雨中,与沙鸥为友——一只只“白衣的寒友”在船尾追随。“白衣寒友”既指沙鸥,又双关往昔逝水的英灵——屈原与贾谊。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而屈原据说是写完《怀沙》后,投汨罗江而死。所以刚过了长沙,“总疑竹雨芦风湘灵在鼓瑟”,沿江的湘竹、芦苇,在斜风细雨中,总觉得是湘灵神女在弹奏瑶瑟。那凄苦的曲调,是为长沙太傅哭?抑或是悲悼三闾大夫呢?

这里的“禹坟”恐有误:按史书所载,夏禹葬于会稽(浙江省绍兴县);葬在九疑山(湖南省蓝山县西南)者乃是舜帝。在“湘灵”之后,也“恍惚”看到九疑山上舜帝的坟莹。“坟下仍是这水啊水的世界,潇湘浩荡接汨罗”,就这样一路由“潇湘”,进入“汨罗江”。

想那“水遁诗人”屈原,他“淋漓的古魂”,可还在回

流中“追逐”，在旋涡中挣扎？“淋漓”是双声联绵词，除了字音与湿淋淋之象相仿佛外，其意既指陷溺于水中，故而湿漉漉的“淋淋漓漓”，又或可联想为忠魂不屈，至今仍悲愤填膺、泪眼婆娑地“悲洒淋漓”，一语双关，张力十足。

又或是已被帝子救起，在华盖下被“簇拥着”。这时“兰桨”歇了；不歇的是帝子不断“回眸”的眼神。她的画舫正泊靠在枫岸，是等着接他同去吧。“正傍着枫崖要接我同去”，与前句帝子的“满船回眸”相呼应——帝子所以“满船回眸”，正是在找他。

而仙侣呢？
看老妻用青枫生火烧饭
好呛人，一片白烟在舱尾
何曾有西施弄桨和范蠡？

（《相逝》《隔水观音》）

只有妻子生火煮饭“呛人”的“白烟”，哪有西施和范蠡在弄桨？梦舟与仙侣终究只是幻景。

二 历史成就最辉煌的诗圣

汉水已无份，此生恐难见黄河
唯有诗句，纵经胡马的乱蹄
乘风，乘浪，乘络绎归客的背囊

有一天，会抵达西北的那片雨云下
梦里少年的长安

（《相逝》《隔水观音》）

“汉水”到不了，“黄河”此生也无缘得见，但是诗可以。“唯有诗句”，可以躲过胡骑乱蹄的蹂躏，可以“乘风”，可以“乘浪”，更可以躲进“归客的背囊”中。经汉水、黄河，回到长安。在死生无望下，找到一条出路——一条归京之路、一条永恒之路、一个不朽的盼望。

当归客络绎回到长安时，诗也相继到达长安。诗可以乘海、陆、空等工具，安抵目的地。“雨云”即“云雨”，譬喻帝王的恩泽。总有一天，“诗句”会安抵西北方，那个皇恩如雨霖润泽的京城——那个一直在一个少年梦中的长安。“长安”如铭镌般，牢牢地镂记在杜甫的心版。

余光中在《隔水观音》的《后记》说：

《相逝》最后的五六句，写的虽然是杜甫，其中却也有自己的心愿，而且暗寓了艺术比政局耐久的信念。^[31]

“艺术比政局耐久”，所以余光中以诗为职志，他以“白玉苦瓜”喻诗，说它：

在时光以外奇异的光中
熟着，一个自足的宇宙
饱满而不虞腐烂，……

语出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句。

语出杜甫，《宗武生日》句。

可参见杜甫《蜀相》一诗。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句。

语出杜甫《晚登瀛上堂》诗句。

……

为你换胎的那手，那巧腕
千晒万睐将你引渡
笑对灵魂在白玉里流转
一首歌，咏生命曾经是瓜而苦
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

（《白玉苦瓜》《白玉苦瓜》）

那首“曾经是瓜而苦”的生命之歌，被余光中“引渡”，修成“永恒”的“甘”果而不朽，“不朽，不朽，实在已成了余光中的萦心之念。”^[41]杜甫也是，他“语不惊人死不休”，认为“诗是吾家事”。他用生命去写诗——写人生，反映社会、国家——因为诗能不朽。

好沉重啊，你的行囊
其实什么也没带
除了秦中百姓的号哭
安禄山踏碎的山河
你要用格律来修补

（《草堂祭杜甫》之《秋祭杜甫》）

以倒装的感叹句，把“好沉重啊”提前，强调行囊的沉重。却又故意说：“其实什么也没带”，让人错愕，好带出“除了秦中百姓的号哭”，把这无形的压力，转化为有形的重担，重重地压在已显负担过重的肩上。国破了——山河被拟如物般地，被敌骑践踏“踏破”“碎”了。这破碎山河的样貌、“百姓的号哭”，“你要用格律来修补”。唐代特重诗的格律，“格律”当然是唐诗的代称。杜甫的诗除了用真醇的文字，表现人生外，他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反映社会。他的诗是唐代社会的缩影，这种反映社会的诗歌，“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既可以针砭社会，也可以鼓舞人心，他就是要用这样的诗歌去修补破碎的山河。

七律森森与古柏争高
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
万世香火供一表忠贞
你的一炷至今未冷
如此丞相才不愧如此诗人

（《草堂祭杜甫》之《秋祭杜甫》）

以杜甫的那首七律《蜀相》，代称杜甫的诗歌，说杜甫的诗可以和诸葛丞相祠堂森森的古柏相媲美。故意套用《蜀相》“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森森”一词，以示杜甫“与古柏争高”，难分轩轻。杜甫入蜀后，不再“窃比稷与契”，而是“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这时的杜甫，殷切盼望的是像吕尚、诸葛亮，这种能拯救乱世的辅国良相，而不是兴礼作乐的周公、孔子了。

于是在杜甫的心中,诸葛武侯就像帝王般崇高,武侯祠一如巍巍之汉室宫阙。祠中万世不断的香火,供奉的是《出师表》那份悃悃款款的忠贞赤忱,那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贞,那份“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不甘心。这些都教杜甫“把武侯祠仰望成汉阙”——不说“看成”,而说“仰望成”,使尊崇、钦敬之意,格外形象化。

武侯的香火万世不断,而杜甫的那炷香火也是“至今未冷”,如此丞相,如此诗人,两相辉映。“如此”重复使用,赞叹之意溢于言表。

比你,我晚了一千多年
比你,却老了整整廿岁
请示我神谕吧,诗圣
在你无所不化的洪炉里
我怎能炼一丸新丹

(《草堂祭杜甫》之《秋祭杜甫》)

说自己的时代——“比你,我晚了一千多年”;说自己的年龄——“比你,却老了整整二十岁”。一句是“比你晚”,另一句是“却比你老”,看似矛盾,其实是反衬,使诗意境格外曲折而有味。

余光中请求“诗圣”,在他“无所不化的洪炉里”,赐神谕指导自己如何炼就“一丸新丹”。不说一“颗”,而用一“丸”,把丹丸的形貌鲜活地呈现出来。这“丹”非旧时金丹,而是现代的“新”金丹。既有取法前人,又有另铸新词之意——诗人既想“通古”,又有“变今”的意图,是相当明显的了。

草堂怎能比得上宫殿
草堂不能为你蔽风雨
宫殿又岂能挡住胡骑
当所有的宫殿都倒下
唯有草堂巍立在眼前
草堂,才是朝圣的宫殿

(《草堂祭杜甫》之《草堂》)

拿草堂和宫殿相比:先提问说草堂当然比不上宫殿,这是抑笔。接着用否定,说它不但不如宫殿,连遮风蔽雨都不能。暗用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典故,这真是“抑”到极点了。没想到下句竟借草堂的对手——“宫殿”——逆势腾跃而起,用质问的口气说:草堂不能挡风遮雨,可宫殿能“挡住胡骑”吗?这一问,把原先被宫殿比压下去的气势,稍稍撑了回来。

最后再用宫殿,藉力使力地腾起,跃升至最高点:历史再辉煌的宫殿都有倒塌的一天,今日“当所有的宫殿都倒下”时——这当然是夸饰——“唯有草堂巍立在眼前”。这样的草堂与宫殿之比,对照于前面的“草堂怎能

比得上宫殿”,正好相反。如此,在前后的映衬下,得出结论:“草堂,才是朝圣的宫殿”。今天草堂像宫殿般,成为人人朝圣的圣地,草堂才是宫殿。借用宫殿与草堂反复的对比,最后得出结论,自然有如金石的“不刊之论”。

一千三百年足以见证
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
成就历史最辉煌的诗圣

(《草堂祭杜甫》之《见证》)

“一千三百年”的抽象时间,转化成具体的事物,见证了安史之乱中“最憔悴的难民”,用他有如历史笔法,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成就历史上“最辉煌的诗圣”。“憔悴的难民”是杜甫一生的缩影;“辉煌的诗圣”是他这一生“上薄风骚”所成就的“光焰万丈”功业。这对衬的粗粗两笔,却清楚而鲜明地勾勒“杜甫”这一代诗圣的不朽形象。

三 结语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这是杜甫的《江汉》诗,仿佛就是他的自画像。青、壮年的杜甫屡试不第,仕途坎坷。安史之乱后,他辗转漂泊于中国的西南方,直是“饿走半九州岛”。乡关、旧居、故友、壮志,没有一项不在槌打着他的心。而每一项都像天际的小片云朵一样,和自己的距离,与天同远。那种漂泊无依、归乡无期之感,只有长夜的孤月能体会。思念的煎熬与对理念的执着,都是令他身心憔悴的主因。暮年扁舟飘零的杜甫,在秋风中只有满船的“风瘫和肺气”,落日下却仍有诗抵“长安”的壮心,无怪乎他会自嘲为,“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他真的是“安史之乱最憔悴的难民”。

也因为亲历世局的乱离、生活的痛苦,杜甫乃能将之混化入家国的苦难中。他的诗因此能深刻反映唐代那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有针砭国家、社会的功能,所以余光中说:他要“用格律来修补”“安禄山踏碎的山河”。

无论如何,支撑中国诗道传统的,仍是儒家精神的志士胸襟与仁者的心肠。李白令我们兴奋,王维令我们安详,李商隐令我们着迷,陶潜令我们钦羨,但真正令我们感动的,是杜甫,因为他才是人间世的,他毫无保留地交出了自己。……现代诗发展到现在,……我们真正期待的,是盛唐人物,尤其是杜甫。^[5]

余光中自己曾说:“我真的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并拢,折来且迭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弹性。转引自傅孟丽,《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2001),页95。

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语出王安石《杜甫画像》句。

余光中认为,杜甫的可敬在“三重茅屋床床漏”下,仍有“突兀胸中屋万间”的襟怀。他“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寒飕飕”。因此,余光中说他的“一柱至今未冷”,“森森”的七律与诸葛武侯的古柏“争高”,而草堂成为人们朝圣的宫殿。

杜甫的诗影响后代甚巨,余光中认为他是一位综合性的艺术家:

他有广度,也有深度;有知性,也有感性;有高度的严肃,也有高度的幽默;能平易,亦能矜持;能工整,亦能变化。^[6]

严羽《沧浪诗话》评杜甫诗也说:

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少陵如节制之师。少陵诗宪章汉魏而取材于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则前辈所谓集大成者也。^[7]

他题材广阔,技巧繁富,为后世汇整出许多创作的方

法:

同为大诗人,有人似乎并不刻意炼句,有人则俯仰其间,经营之诚,一若大将用兵,忠臣谋国。前者有李白,后者有杜甫。中国古典诗的句法,到了杜甫手里,真是进入了一片新的疆土,可以说纵之敛之,吞之吐之,反复回旋,无所不宜。……他那独运匠心的句法,在律诗中表演得最为生动多姿。律诗讲究声调和对仗,句法当然比较谨严,往往不免交错甚或倒装,可是像杜甫那样工于锻炼,不但把字的功效发挥至极限,抑且把辞的次序安置到最大的张力的,几乎绝无仅有。^[8]

余光中深深仰慕杜甫,在《草堂祭杜甫》中,他甚至请求,在杜甫冶诗炼句“无所不化的洪炉里”,赐自己“一丸”现代诗的“新丹”,钦仰之意溢于言表。

参考文献:

- [1] 余光中·紫荆赋 [M]. 台北:洪范书店,1986.
- [2] 余光中·藕神 [M]. 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
- [3] 余光中·隔水观音·后记 [M]. 台北:洪范书店,1983: 177.
- [4] 黄维梁·火浴的凤凰·诗 [M] 不朽之盛事. 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79: 289.
- [5] 余光中·青青边愁·从天真到自觉 [M]. 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5: 129.
- [6] 余光中·逍遥游·象牙塔到白玉楼 [M]. 台北:大林出版社,1976: 65.
- [7] 严羽·沧浪诗话·诗评 [M]. 台北:金枫出版社,1986: 87 - 88.
- [8] 余光中·望乡的牧神·中国古典诗的句法 [M]. 台北:纯文学月刊社,1969: 187.

(责任编辑:毕光明)

Refugee and Poet-sage: Images of Du Fu in Yu Guangzhong's Poems

ZHENG Zhen-yu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Foguang University, Yilan, China)

Abstract: With a profoun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sense, Yu Guangzhong has penned a number of poems constructing the images of Du Fu in his own imagination. Among these, “Before Death on River Xiang” (Xiang Shi), with Du Fu (712-770) as the speaker of the poem, is a monologue of this patriotic Tang poet who witnesses turmoil of the war-torn country and encounters various hardships in life. Yu has used portions of Du Fu's many poems, “codes” of this great Chinese poet, in his own creative pieces, aiming at presenting a realistic Du Fu, both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Du Fu the frustrated refugee, wandering in remote areas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continues to write with his mighty and delicate brush and becomes “the most glorious poet-sage in history.” Yu has great aspiration to poetic fame, as Du Fu did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ago. In Du Fu, Yu has found this aspiration as well as inspiration.

Key words: Du Fu; Yu Guangzhong; image construction; refugees; poet-sage

清 查慎行的绝句《题杜集后二首》之二:“……三重茅屋床床漏,突兀胸中屋万间。”见王安石《杜甫画像》诗。